

顷接河北教育出版社编审张福堂兄的文集《人生得意做编辑》，文图可意，装帧别致，书香袭人，甚是欣喜。

福堂允称资深出版人，从业三十年，编书数百种，文章书画出手不凡，诗酒友朋分外倚重，颇有多才多艺、多专多能的可贵之处，以及“自古英雄出燕赵”的豪放之风。

该书收录了福堂从业以来思考出版、吟味书卷、结拜作者、感念师友等方面的文章凡四十篇，视野开阔，文风率真，有宏观有微察，有工笔有写意。其中，既有与季羨林、张中行、萧乾、华君武、丁聪、范用等前辈文化大家的交往点滴和精神闪烁，也有与柳鸣九、欧阳中石、旭宇、柯文辉、桂裕芳、王智量等文艺界俊彦的激情“碰撞”与传神细节，更有对曾是河北出版界风云人物的王亚民等“身边人”的深情勾勒与恰切点评，还有对行业大势、策划方略与案头艺术的深入思考和涓涓心得，字里行间洋溢着福堂敬业笃志、勤读乐思、恳挚友伦的良好人生态度与浓酽文化情怀。

十余年前，河北教育社堪称大气魄、大思路、大制作，不仅出版了洋洋大观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中国散文大系》《世界文豪

书系》《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二十世纪书法经典》《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历代小品经典》《历代笔记小说集成》《中华文明史》等大型丛书，而且高质量地推出了吴梅、顾随、王瑶、邓广铭、王朝闻、叶嘉莹、梅兰芳、加缪、巴赫金、大江健三郎等中外名家的个人全集或文集，古今书画大家的作品集也迤邐付梓，影响广被，一时有“冀教现象”之誉。其时，年轻有为的出版人王亚民主擎大旗，福堂正是其得力的襄助者之一。他以潜心执意、一丝不苟的态度，编辑出版了《雨果文集》《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莫泊桑小说全集》《南通范氏诗文世家》及众多文化艺术类佳作，荣获国家图书奖、优秀外国文学图书一等奖等多项大奖，可谓实至名归。

时移易易，“为人作嫁”“幕后英雄”这些曾经的称许、赞誉和某种优越感，已所剩无多。事实上，做编辑不易，做名编辑尤其不寻常。要成为一名上乘的出版人，更



须付出殊多的心血和智慧。赏读福堂的文集，我特别留意他是如何与那些享有盛名的文化大家打交道的，包括初次造访、寒暄交谈、书信往还、书稿接洽、关系升级、馈赠墨宝、后续跟踪等细节内容。说来饶有趣，除季羨林、张中行、范用等老先生我也

有幸拜识过，对他们蔼然长者、谦和平易的风仪有感性认识，福堂写来一如想象的印象外，其他诸位的“偶遇”与“神交”也颇值得关注和玩味。如对漫画家华君武的严谨儒雅、丁聪的率性热情，对书法名家欧阳中石的尊师重情、捷才雅韵，对诗人书家旭宇的温文尔雅、字如其人，对翻译家柳鸣九的丰富与简单、桂裕芳的睿智与包容等，都作了生动而充实的描述，见风采、见性情、见底蕴。同时亦可见，做编辑，与作者沟通、交际能力，往往重于案头功夫，因为作者是源头活水，也是繁荣出版的根脉。

福堂个性醇厚、亲切，也不乏洒脱、磊落的一面，在全国教育社系统口碑甚好，文化艺术领域的契友也众多。其文风一如其为人，质朴真切，自然舒畅，读着不拗口、不含混、不费力，明白如话家常、自如如遇故交，即使偶尔诗情迸发、文采激扬，也不显突兀，有难得的口语化、温煦感、田园风，

同时也有余味可寻。

福堂又善翰墨，书法作品朴茂多姿，许久前就在圈内外流传。他也不曾矫情自高，随请随写，从不矜贵，因而书法“流失”甚多。我就得赠“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等数幅墨宝，印证着二十年友情之常青。近年他又尝试绘画，山水、花鸟、人物，各式题材皆有染指，也多有传神处。不过，福堂或许冗务压身，难有更多时间对传统经典艺术作品作深入系统研习，或不屑于传统模式及他人影响拘束过多，每每多凭过往积淀和灵犀一动，信笔恣情，自由挥洒，传承色彩少而自家面目多。若待以时日，能进一步汲取古人画理精义，再有心作逍遥游，“搜尽奇山打腹稿”，艺术造诣必会大进。

“寻寻觅觅，选择做出版，喜欢阅读喜欢修正喜欢上下五千年……路行千里远，书读破万卷……春风大雅今续古，秋水文章远接天……”这是张福堂作词的《编辑之歌》歌词片段，曾正式谱曲、广泛演唱，并刻成光盘流传。这首歌写出了编辑这个古老文化行当的“光荣与梦想”、甘苦与情怀，它岂不亦是张福堂三十年与书相亲的温馨历程和为人作嫁的人梯精神之真实写照么！

伊秉绶是清代一位清正廉明的“循吏”，同时文采风流，在书法上独树一帜而成为大家。但如今除了专业学人，知道并关注他的人并不多。

2004年夏，我到北京出差，恰逢中国嘉德当年春季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预展，平日关注明清文化文献的我赶去匆匆浏览一过，即被一册《伊秉绶书札》吸引。此册装帧精美，所收墨卿先生致朋友家人信札十三通二十六页，均以富有特色的行书写就，蕴涵凝重，灵动朴茂。书册有伊氏隶书题签“鸿爪偶留”，当属先生自留珍藏之物。回沪后，在网上查得此册全部图影，开始释读书札，考证相关的人和事，进而研究其生平事迹。彼时，关于伊秉绶的研究资料并不多，唯一可据的是香港马国权先生《伊墨卿先生年表》，虽较简略，但筌路蓝缕，功不可没。随着资料积累的增多，我更加确信，以伊秉绶政绩人生、在清代书法史上的地位，以及他与乾嘉时期许多重要文化人物的交往，值得深入研究。2011年，我确定编撰一部年谱类的书，全面展示他的时代、生平和活动。

编纂年谱实属辛苦活儿。举凡相关的史籍、方志、家谱、别集、尺牍、墨迹等，均需一一浏览，手迹释读、古文句读、文献查阅，排比钩稽，对于搜辑的材料需详加整理考订。搜集资料之辛苦，考订辨证之定夺，非个中人很难体会其中甘苦。我主要利用业余时间搜集查阅资料，潜心闭门著书。

年谱以时为序，尽可能详尽勾勒谱主一生的行迹，反映谱主的思想脉络、宦绩鸿爪、学术活动和艺术创作轨迹，有关谱主著述、评述、交游、酬唱等，均不惮琐细。年谱基本录而不述，大量引用原始文献材料，尽量保存原文原貌。虽说穷尽全部相关材料不可能，但凡知相关或可能相关的材料，总得千方百计查阅，于心方安。

《伊秉绶年谱》征引书籍约五百种，在清人别集和谱主墨迹作品上着力尤多。从与伊秉绶有交游的近二百人的别集中，辑录了近二十万字的相关诗文。在上海图书馆，翻阅皇皇八百巨帙的《清代

诗文集汇编》；在其他各图书馆，翻阅近五十种《汇编》未收的清人别集，如吴贤湘《甚德堂文集》、万承风《思不辱斋诗集》、郭文志《书屏诗文钞》、胡翔云《瓠余诗钞》、陈均《松籁阁诗钞》、宋茂初《碧虚斋吟草》、李天澄《瘦仙遗草》等。有些别集有多种版本，如墨卿先生门生陈昱，《汇编》未收其诗集《海骚》，我开始查到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所藏六卷本，有十多首与墨卿先生赠酬之作，但无悼念先生的诗作，觉得奇怪，后查得广东中山图书馆所藏十二卷本，有《扬州谒三贤祠哭先师伊墨卿太守》诗，才恍然大悟。再如广东诗人吕坚，《汇编》收其诗集《迟删集》六卷，并无与墨卿先生相关之诗，后查得八卷本，新发现三首相关诗。清人别集有生前多次刻印、卒后补刻等状况，仔细查考刻印时间、卷帙、版本，可能会有意外发现。此外，从一些稀见古籍中，如法式善辑《诗龛声闻集》，鲍文逵、郭琦辑《寸草园汇钞》，叶梦龙《风满楼书画录》，也找到一些珍贵的一手资料。

谱主存世墨迹作品不少，除民国李宣龚编印《默庵集锦》正续编外，还有《伊墨卿先生真迹》《伊墨卿先生自书诗》等，零星见诸于各种出版物和书目，被国内外博物馆、美术馆所收藏也不在少数。近二十年现身于各艺术品拍卖会上的伊秉绶墨迹，鱼龙混杂、真贋难辨，但经仔细甄别，不少确有相当的文献价值，对于弄清一些细节起了关键作用。墨迹上的题签、上款、年款、署名等，对于考订谱主生平事迹很有帮助。谱主存世的墨迹作品，成为年谱编纂中新的资料来源，即以谱主诗文辑佚而言，笔者辑得二百三十多篇（首）集外诗文尺牍，约一半辑自墨迹作品。

除了文献钩沉、辑佚，另一项重要工作是考证和辨伪，这也是重要的学术成果。考证辨伪须据实说事，言必有据，需查阅大量资料方可论断。对于前人错误的结论或语焉不详处，必须慎重论证订正。比如，史载伊秉绶号墨卿、南泉等，但号“纫荪”诸书未及。笔者考证发现，韩崧《冬日简伊纫荪》、陈廷庆《过伊纫荪同年馆舍，出吴白庵画兰为张秋崖孝廉作》、万承风《长至日偕刘苇亭员外，陈古华、曾宾谷两农部，韩听秋、伊纫荪两孝廉集同年刘沈斋太史新寓，即席分韵得“佳”字》之“伊纫荪”，即伊秉绶。再如，伊秉绶乾隆四十九年（1784）举中正榜，钦点国子学正，各种记载和研究著作或失载或语焉不详，笔者查阅《茶余客话》《榆巢杂识》等，弄清“中正榜”源于“明通榜”，即清沿明制，在会试落卷内选文理明通的举人于正榜外续出一榜，补授空缺的学官，同时引《伊氏族谱》和《清高宗实录》，证明伊秉绶乾隆四十九年（1784）未中进士，但在续出之榜中得第四名，选为国子监学正，正八品。据此，就能理解纪昀何以称秉绶“余甲辰所取士也”。其他，如伊秉绶授刑部员外郎的时间、是否任刑部郎中等，也通过考证厘清真相，纠正了前人的讹误。

历史是由许多故事和细节构成的。伊秉绶乾隆四十五年（1780）第一次入京赴考，落榜后留居北京一年多，至四十六年返宁化故里。从《笥河诗集》《留春草堂诗钞》中的材料，可了解其间谱主与翰林学士朱筠游从的许多细节，进而考订墨卿《陪朱竹君先生筠饮环溪别墅》一诗作于回归宁化之前，进而可证马国权先生《年表》云“《留春草堂诗钞》收诗自是年（乾隆四十七年）始”的结论有误。再如，



《伊秉绶年谱》
谭平国编
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伊秉绶罢惠州太守后，广东友人助其捐复原官，嘉庆八年（1803）护送眷属还宁化，次年赴京候补，其中许多细节过去不清楚，但查阅吴煊《菜香书屋诗草》和谱主致叶梦龙、张维屏等人的信札，可见诸多细节，特别是扶侍双亲行至赣州，闻汀、邵兵乱，不得已安置双亲眷属暂居于此，单骑旋里，次年春节返回赣州陪双亲过完春年，正月十六日即起程，月底至宁化。此行备极艰辛，先生书云：“窃叹进退两遇兵差，曾几何时而艰难若此！”正因有了这些经历，使他在扬州知府任上做到了为政以德，体恤民情，宽厚待民。

书名由上海书法家丁惠增先生题签。丁先生先人丁如玉（少溪）与墨卿先生至交，曾救先生于大难。笔者阅报获悉伊秉绶、伊念曾父子为丁行举、丁如玉父子撰写的墓志铭尚存于《御书堂·丁氏族谱》，冒昧投书，得丁先生约谈并复印两文相赠，为本书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也为伊、丁两代世交提供了实证材料。

完成此书，笔者未以释怀的遗憾是无缘得见伊朝栋《云林诗钞》八卷及吴贤湘《秋风红豆室诗钞》一卷，虽有古籍书目著录，但未得寓目，不知其中有无相关材料，只能寄希望于将来了。